陪父亲晒太阳

谢清启

午后，我和父亲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父亲倚着椅背，目光软软地飘向远处。我坐在一只小马扎上，低父亲半个身子，稍比父亲后一些。这是一个很好的位置，既与父亲挨得很近，又能悄悄地打量父亲。

把自己随意地扔在阳光下，想些什么，或什么也不想，是件惬意的事。从小到大，我爱晒太阳，墙根、河边、麦垛、田埂、桥头……都曾留下我童年、少年和青年的身影。成年后，我还常常偷点时间静坐在某一处，在阳光的抚摸下，让身体和心灵好像尘埃一样飘浮。在我所有的亲人里，我只和爷爷一块儿晒过太阳。多少次我记不清，但那样的画面一直活泛在我的生命里。小时候，我多半是伏在爷爷的膝头，目光时而散散漫漫地铺在地上，时而紧盯着地上的小草小虫，灌到耳朵里的是爷爷那苍老的声音和同样苍老的故事。

能与父亲一起晒晒太阳，是我数十年的梦想。父亲对我们异常严厉，脾气又暴躁，在与父亲生活和相处的日子里，我挨骂受训是家常便饭，根本就没有过其乐融融或体味到他温馨情怀的时刻。梦想与父亲安静而亲和地在阳光下，其实是梦想拥有片刻的父子温馨。当长久未能实现的奢望突然来到我身边时，我没有欣喜，反倒是隐隐作痛。

这是在上海一家医院病房的阳台上，动过手术的父亲刚能下地。10 月底的上海，已进晚秋。幸好这一天，天空湛蓝，无云无风，阳光格外充足，我可以看到洒向阳台的阳光里那无数尘埃。父亲穿着白底蓝条的病号服，这衣服几经洗刷，褪色不少，全无光泽，可我怎么看，都觉得还是比父亲要鲜亮多了。父亲真是老了，尽管我几年前就接受了父亲已不再是原来意气风发的父亲，曾经风风火火的父亲已经步入老年，可我从来没机会，也没有胆量如此近距离细细注视父亲。现在这样面对父亲，我才真正感受到岁月的无情。父亲的病很重也很棘手。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一堵高大坚实的墙正在支离破碎，正在倒塌，可又没有任何办法。

父亲瘦得厉害，在阳光下，父亲就像一根枯树枝披着件宽大的衣服，了无生气。面对我至亲的人，眼前时常幻化这样一幅画，我知道是我的大不敬。可我，可我真的无力驱赶这冰冷的画面。而且，我越是讨厌这样的画面，这画面越是缠住我不放。

虚弱的父亲话很少，而我却不知道这时候该说些什么，父子俩就这么坐着。阳光如水般倾泻，而我们的话语就像水泡一样偶尔泛起。父亲的表情是复杂的，脸上的皱纹又密又深，我无法穿越这丛林进入父亲的心灵。

我在竭力地回味那与我生命相伴了几十年的梦想，一遍又一遍默默地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终于可以与父亲一起晒晒太阳了。我是想让自己尽可能地轻松起来，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心满意足。可越是这样，我的心越是沉重。渐渐地，阳光化作成千上万的芒针扎着我的心。我借口给父亲削个苹果离开了阳台，逃脱了我曾经日思夜想的梦境。

我起来刚走到父亲身后，泪水就流到了脸颊。

戏迷父亲

常全欣

父亲是名老戏迷。年轻时，家乡附近要是哪个地方唱大戏，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如今他年纪大了，可对戏曲的爱好不减当年，每年老家邻村唱大戏，不管有多远，他总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戏场看戏。

我们弟兄都在外地工作，都对父亲这种对戏曲的执著表示不解，经常在电话里责怪他："年纪都这么大了，还一个人跑那么远的路去听戏，你不是成心让我们牵挂吗？"每次，父亲总是嘿嘿一笑，不再作声。

前年春节，二哥从外地回来，给父亲买了一台影碟机，说让父亲在家听戏，这下可让父亲高兴坏了，每天都在电视机前反复听着自己听了大半辈子的戏，嘴里还随声附和着，那神情真是陶醉极了。可没过多久，父亲对这样的听戏方式不太喜欢了，他又四处打听，听说哪个村有戏，他仍是风雨无阻，非去不可。

记得最深的是，去年冬天，我休假回家探望父母，期间，正逢邻村杨岗村又唱起了大戏。父亲又要去听，我执意不肯，原因是父亲近两年身体不如以前，年龄越来越大，身子骨没有以前那样硬朗，骑自行车也显得很吃力。令我没想到的是，当父亲听说我不同意他去听戏时，竟偷偷地一大早就起床，自己走着去听戏了。想到父亲步履蹒跚地去听戏的情景，我心里十分内疚。

没想到父亲对听戏是如此衷情！

我急忙找来一辆三轮车，飞奔戏场。找到父亲，他显得很不自在，说："又给你找麻烦了，老了，就这点爱好，你就别管我了吧！"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第二天，我骑着三轮车把父亲送到了戏场。到了戏场，我看见台下听戏的全是像我的父亲母亲一样的老年人。枯燥冗长的戏曲提不起我一丝兴趣，不过为了父亲，我还是在戏场里等待。父亲看到五彩缤纷的舞台，听到那字正腔圆的戏曲，显得格外激动，他流露出在家从来没有过的兴奋。人多的时候，他一会儿踮起脚尖，一会儿站到三轮车上，生怕漏掉一眼。回来的路上，父亲嘴里哼着刚听到的唱段，笑容一直挂在脸上。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带着父亲去听戏。父亲说，那段时间是他这么多年来最快活的日子。

假期结束回到单位，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儿呀，啥时间有戏了，你还回来带我听戏呀，我在家可等着哩呀！"电话这头，我泪眼模糊。

小小说

我欠父亲一只羊

刘艳杰

我仿佛做了一场梦。

梦醒，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右手不见了。

我从此失去了四肢的完美。霎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几乎崩溃了，呆呆地望着窗外……许久，我脾气暴躁地质疑守在床前的父亲，"爹！我的右手呢？我的右手哪去了？"没等父亲回答我，盖在身上的被子，飞也似的被我掀翻在地。我号啕大哭，要我的右手。父亲上前搂住我说："孩子，你的右手，被电击了……"

父亲四十岁才有我，母亲生下我就走了。父亲既当爹又当娘，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同时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我身上。父亲长年累月随村里的建筑队干活，由于没技术，年岁大，只能打下手。后来，父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就只能靠收点破烂和养几头羊维持我们父女俩的生活。

两个礼拜，我出院了。

父亲把煮好的两个热乎乎的鸡蛋搁进书包里，说："上学去吧。"

我的泪忽的出来了。

"爹……我不想……上学。"

父亲走近我，蹲下，帮我擦脸上的泪水。

"为啥？"

"反正……我不想……上学。"

"生在农村，不上学有啥出息。爹知道你有难处，谁要欺负你，爹饶不了他。你要试着用左手学写字，习惯就好了，乖。"

我的泪忽的又来了。

"娃，别哭，你要是真不想上学，爹不强求你，等你想通了再说。"

父亲把羊绳递给我，摇了摇头，说："放羊去吧。"

父亲沿着乡间的小路，拉着收破烂的架子车渐行渐远。

我牵着羊来到已干涸的白沟河的河筒里，寻草盛的地方，把羊拴在橛子上让羊啃草。站累了，我随手捡几片梧桐树叶，铺在树阴下，躺上面休憩。耳畔风吹草动，树叶作响，知了呐喊。我闭上眼睛，睡着了。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残阳滴血……

我该如何面对爹？一种无法言表的负罪感突袭心头。

我牵着羊，举步维艰；羊妈妈一步三回首，咩咩地叫……

爹烧好了晚饭。"今天咱家的羊吃得很饱吧。"

我蜷缩在羊圈旁一棵孱弱的小桃树下，不吱声。

"闺女，赶紧过来吃饭呀，爹给你做了好吃的。"

爹见我没动静，笑着忙拉我到石板前，"放羊累了？"

我把头扭向一边，强忍着眼泪不让流下。

月光漏满一院银斑。

"爹……我欠你……一只羊。"

"啥？你咋欠爹一只羊耶？"

"爹……咱家的羔羊，丢……丢一只。"

父亲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我知道父亲心里一定很难受，丢羊等于我家的生活丢了保障。丢的这只羔羊，喂到年底可以卖两百多块钱，至少够我和爹吃两个多月哩。"爹，对不起，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你放心，等我有了钱，一定买只羊补上。"

这天，我瞒着父亲来到城里一街角，双膝跪在地上，把残疾的右胳膊故意露出来，面前放一只生了锈的铁碗乞讨。随着我的声声"谢谢"和行人一角、五角的硬币扔进铁碗发出"当当"的声响，我喜忧参半。其中一个约四岁的男孩走到我面前，止住脚步，母亲给了男孩一枚硬币，男孩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直接把硬币撂进铁碗里，扯着母亲的手走了。

回到家里，我一头扎进父亲的怀里啜泣。

"孩子，今天你所做的一切，我全看在了眼里。我之所以没有阻止你，是因为想让你通过这件事懂得，什么叫低人一等！我知道你急于兑现承诺，但乞讨只会让人瞧不起咱呀。"

从这一刻起，我咬牙决定继续求学。

一天，父亲收破烂回来，我自豪地告诉父亲说："爹，你看，这是我用左手刚刚写的一页家庭作业。"经过半年多的磨砺，我终于能用左手熟练地写字了。

父亲认真审视我一笔一画写的字，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左手，郑重其事地说："孩子，你的手，虽然提不起重的东西，但爹相信，你可以握住整个世界……"

我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时光荏苒，经过努力，我以全县第五名的成绩考入了一所师范大学。大学毕业，我分配到县城里的中学教书。这年，父亲过六十二岁生日，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亲买了一只羊。父亲看我牵头羊走进院里，好奇地问："闺女，咱家几年不养羊了，你回来牵只羊干啥？"我笑着说："爹，今天是你的生日，这只羊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你忘了吗？我还欠你一只羊呢。"

父亲皱了皱眉，"哦"一声，继而哈哈大笑，仿佛想起了因我丢失的那只羔羊……"闺女，你还当真哩，爹早忘得一干二净了。"

"爹，我咋会忘记呢？当年正是因为'我欠你一只羊'，才重整旗鼓、克服种种困难，立志用我的智慧和勤劳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静听父亲的唠叨

范烛红

经历了亲情岁月的浸润与沉淀，走过如歌往事的疼痛与甜蜜，直到三十岁以后，我才开始真正去静听父亲的唠叨。

父亲屡屡从乡下打来电话，总是叮嘱我们要吃饱穿暖、专心工作，还要记住与人为善以及不忙的时候就回老家转转什么的，言语间似乎透着些许的不安与埋怨。其实，这些年来我何尝不会将这些谨记在心，想必父亲在家也能料到，可他还是很郑重其事地提醒着我，而我也会习惯性地装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来欣然接受父亲的"唠叨"。对于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来说，许多事已无力为我分担，但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对子女的期望与牵挂并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消减，尤其是自去年祖母去世后，这种情感更是愈发强烈。

父亲的唠叨是有"根基"的。记得今春清明时节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携妻儿回到老家扫墓。在祖母的新坟周围，父亲又添了好几锹黄土。烟气氤氲中，父亲边摆着祭祀的器具边缓缓地开始了絮叨："妈，孩子们回来看您了，您老人家要多保佑他们……"父亲兀自说着，泪眼婆娑中，我的思绪又禁不住地回到了从前。去年这个时候，祖母已到弥留之际，之前一两个月来基本上都是处在昏迷的状态，嘴里总是含糊不清地嘀咕着什么，也不认识人。但那一天，当清明祭祀的队伍从门前经过，在喧闹的锣鼓声、鞭炮的炸响声与幽微的火药香中，躺在床上的祖母冷不丁言语清晰地对父亲说："儿呀，明天是你的生日，记得吃两个鸡蛋，也别忘了把稻种浸一下……"说完又慢慢地昏睡过去。一听这话儿，我看到父亲整个人像是怔住了，坐在床前好久都说不出话来。祖母这句话可说得一点没错，在我的记忆中，每年清明节后那一天就是父亲的生日，祖母总会精心煮上一小锅鸡蛋，等"犒劳"完我们这些"小馋猫"后，再神秘地拿着两个鸡蛋叫父亲躲到门背后去吃，说这样可以耳聪目明、趋吉避凶、长命百岁。而每每此刻，父亲也会像一个听话的孩子一样，笑着遵照执行。多半时候，祖母是喜欢唠叨的，什么"植树育林，莫过清明"，什么"清明谷雨两相连，播种耕田莫迟延"。可当父亲在田间地头忙着这些活计时，祖母又常常会拄着拐杖、拎着茶壶颤巍巍地赶来催促父亲多歇一歇，"别倔驴子一根筋犟到底"，要记住"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什么的。其实，想来就觉得好笑，想想父亲已近花甲之年，做了一辈子的农民了，难道还不知道何时栽树，何时浸种，何时春播，何时歇息么？

或许到了某一天，我自己也将会变得如此的唠叨不已吧？

走过岁月渐渐懂得唠叨的父亲并不是非要我真的按照他既定的要求去做，而是他唠叨的过程以及我对待唠叨的态度已让他日益孤寂的内心感受到了些许的欣慰。

短信里的父爱

周礼

前些日子单位安排我出差，出差的地方正好要经过老家的小镇。于是我高兴地给父亲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我会回家小坐一会儿，让他们别出门。很快我就收到了父亲的短信回复：路上注意安全，多带些衣服，车上别着凉了，到时我来车站接你。

几年前，我为父亲买了一部手机，刚开始父亲死活不肯要，他说电话费那么贵，你给我，我也不会用的。父亲是从艰苦岁月中走过来的人，节约已成了他不变的习惯。我告诉父亲，没有什么急事，你可以给我发短信，只要一毛钱一条，挺便宜的。父亲半信半疑地接过手机说，真的吗？可我不会输入字啊。我笑着说，没关系，手机是带触摸屏的，有手写功能。我一边演示，一边讲解，教父亲如何发短信。没多久，父亲就学会了。从那以后，父亲时常给我发短信，嘘寒问暖，家长里短。

刚走出家门，我的手机就响了几声，那是新短信提示。我打开一看，是父亲发来的，父亲问，到车站了吗？车票好买吧？我回复说，现在是淡季，车站没什么人，基本上不用排队。一会儿，父亲又发来短信问，车什么时候出发？对于父亲的啰嗦，我有些不耐烦，但又无可奈何，只好一路向他报告行程。

上了火车不久，我竟不知不觉睡着了。由于这几日过于疲惫，我睡得很沉，醒来时已是中午(我是早上出发的)。掏出手机看时间，发现没电了，觉得十分奇怪，昨晚才把电池充得满满的，怎么半天不到就没电了？我换了一块电池，再开机，手机立即欢唱起来，连续不断的短信，差点让手机死机。我吓了一条，手机中竟有二十几条短信，三十多个未接来电。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父亲急成了什么样子，慌忙拿起手机，准备给父亲报个平安，谁知这时手机没了信号。

过了半个小时，火车终于穿越了崇山峻岭，驶入平原地带，手机又有了信号。我赶紧拿起手机给父亲打电话，拨了好几次，听到的总是：你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我明白了，可能是父亲一直在按重拨。于是，我放下手机，果然响了起来。听到我的声音，父亲长长地舒了口气说，谢天谢天，总算平安无事。

回到家时，父亲的眼圈红红的，肯定是这两天因为担心我，晚上没休息好。父亲见我带了电脑回来，让我帮他拷几首军歌。我接过父亲的手机，无意中进入了短信页。我惊奇地发现，我给父亲发的所有短信都完整地保存着，其中包括我几年前发的。看着自己敷衍父亲，发的几个字的短信，我愧疚不已。原来，我的短信成了父亲的精神食粮，没事的时候他就一条一条地、一遍一遍地细心品读。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也明白了父亲唠叨里的涵义。仅仅因为我睡着了和手机没有信号，就让父亲如此牵肠挂肚、提心吊胆，这是多么厚重的一份父爱啊!

父爱如山　王尚 图

父亲

朱国杰

父亲躺在病床上
眼巴巴地望着窗外
房顶的喜鹊
在自由自在地欢唱
他多想插上腾飞的翅膀
飞到田野看一眼他的麦娃
麦穗上生蚜虫没有
正在灌浆的麦娃们
还需要怎样的呵护

父亲躺在病床上
眼巴巴地望着窗外
院子里高大的白杨
整日里和他窃窃私语
他多想站在树梢上踮起脚尖
看一看三哥新建的楼房
房顶大脊做好没有
新做的楼顶防水
哪儿还需要再摊两锹灰浆

父亲躺在病床上
眼巴巴地望着窗外
天空中的白云自由自在地
飘浮在故乡的上空
他多想站在白云之巅
举目眺望在外务工的儿郎
告诉他们
注意安全 劳逸结合
为父的身体切莫放在心上

父亲躺在病床上
神色凝重地进入梦乡
他黝黑的脸庞
刻下了岁月的烙印
微闭的双眼
流出了浑浊的泪水
我不知道他是否遇见了
曾经相濡以沫的妻
还有可亲可敬的爹娘

父亲啊，您年岁大了
您身体的安康
就是儿女最大的幸福
您躺在病床上
怎不让孩儿寝食难安
您躺在病床上
怎不叫孩儿挂肚牵肠

相信谎言的父亲

董明辉

那年的夏天，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忘却的一个夏天，因为在翻拣被我遗弃在时光河流的青春岁月时，我发现在那个夏天我虽然遭受了挫败，却丰收了成长途中的人生硕果。

那年的 6 月，高考如期而至。一向自认为很聪明不学就会的我，在别人的胸有成竹、我的盲目自信中踏入高考考场。然而当三天考试下来，我才发现，这次考试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回到家，面对父母殷切的目光，我不忍让他们失望，故作轻松地说，没问题，很简单。他们听后委实高兴，因为我看见不过才四十出头头发却已花白的父亲眼中分明写满了激动和自豪；母亲也在一旁双手紧扣，明亮的幸福溢满了眼角。那天晚上，母亲特意做了几样菜，我心头发堵，吃起来味同嚼蜡，而父亲却仿佛年轻了很多，满面的春风伴随着一杯接一杯下肚的酒在他的脸上晕开了潮红。

晚饭后，父亲兴致勃勃地提议要一家人出去散步。父亲那天是太高兴了，他恨不能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养了一个争气的好孩子，这下给他长了脸，说什么也要让那些平时不拿他当回事的街坊邻居瞧瞧。尽管这荣耀尚未成既定事实，但父亲对我的自信毫不怀疑。而在这之前，老实巴交的父亲是从不出门散步的。

父亲有些醉意，脚步踉踉跄跄地走在前面，逢人便搭讪，说不了两句就扯到我能上大学这件事上。我和母亲尾随其后，每听父亲炫耀似的提我，别人附和着夸我的时候，我都把头低下，缩到一边，母亲还以为我不好意思见人，笑着拍打我说，瞧你这孩子，还这么怕人。

对父母而言，他们仿佛是披花游行，而我则感觉像是戴枷游街，如芒在背，脸上带着装出来的微笑，心里早已哭得稀里哗啦——为父母而哭，也为自己的自欺欺人而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只是这声音，父母不曾闻听，别人更无从知晓。

谎言是难以长久的，自欺欺人终究是掩盖不了事实的。每当我想起谎言很快就会被揭穿，我就心惊肉跳，寝食难安。我无法想象父母黯淡的眼睛和心里的酸楚。

但八月转瞬即至。

火红的太阳也随着成绩揭晓后我一落千丈的心情而发出透彻肺腑的寒意。我惴惴不安地踱回了家，站在门外，却没有勇气推开那扇熟悉的门。徘徊良久，我终于踏上那段我生命中最遥远的距离。推开门，父母正像迎接凯旋的将士。面对喜笑颜开的父母，我无言以对，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躲进被窝，想要跟这个世界暂时告别，因为父母的悲痛会令我窒息。

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的父母，笑容僵在脸上，四目相对，相顾无言。他们身后的一桌丰盛的饭菜冒起诱人的香味，却勾不起任何人的食欲。他们呆立在那儿，像两座丰碑，矗立在我的心头。

叹息和沉默接下来成了我们家的主旋律。尽管对自己的成绩了然于心，难以忍受这种氛围的我还是又一次骗了父亲：我的成绩肯定弄错了，无论如何不会这么少。父亲听罢，两眼发亮地盯着我说，真的么？那我去省教委给你查查去。

终于，父亲打点了一番，为我奔赴省城查分去了。

过了三天，一个暴雨倾盆的午后，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到家中，叹了口气说，查了，分数没错。我不敢看他，哇的一声哭着跑回了房间。父亲和母亲看着我摇了摇头，长吁短叹不已。

傍晚，淋了大雨的父亲发起了高烧，却执拗着不肯去看医生。我看着父亲，想说话，可不争气的泪珠又滚落脸颊，我的嘴唇抽动几下，最终也没能说出话来。父亲眼光迷离，只是用手抚摸着我的头，一下一下。

不久以后，满怀愧疚的我踏上了复读之路。一年下来，我脚踏实地，查漏补缺，第二次高考，胜利曙光终于姗姗而至。

大学开学前，父亲对我说，他开始就感觉我那轻描淡写的回答明显的底气不足，只是当时没有说破，他和母亲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让我来悔悟，给了我拼搏的动力。

那一刹那，我眼里充满泪水。八月的太阳像一盏为我指引前行的长明灯，而父亲就是那个太阳。